

## 魏良輔《南詞引正》 「元朝有顧堅者」條評議

羅麗容\*

### 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究魏良輔《南詞引正》「元朝有顧堅者」條的說法是否值得信賴，並為歷來學界相關問題的探討作出評議。以顧堅、顧瑛的世譜、生平、詩文集做為研究範圍，爬梳顧瑛與顧堅關係的蛛絲馬跡。而在此類文獻中，證明顧瑛與顧堅二者有交集的相關資料卻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至於與顧瑛相與酬唱的文人雅士有九十三人，其本身或有音樂、文學之天分，如楊維禎、于立、釋良琦、昂吉起文等，皆與南曲之推廣或傳播，有或多或少之關係，此為筆者無心插柳所得之成果。最後將學界受到魏良輔《南詞引正》的影響，所形成的模糊之戲曲史觀念一併釐清。

關鍵詞：顧瑛、魏良輔、顧堅、《南詞引正》、楊維禎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re used to be Gu Jian in the Yuan Dynasty” in Wei Liang-Fu’s *Nan Ci Yin Zeng***

Luo Li-Z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re used to be Gu Jian in the Yuan Dynasty” in Wei Liang-Fu’s *Nan Ci Yin Zeng* is reliable, as well as to review and assess relevant academic issues over the past.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family tree, life story, and poetry collection of Gu Jian and Gu Ying as the research scope to clarify the clu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 Ying and Gu Jian.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data proving that Gu Ying and Gu Jian used to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Gu Ying interacted with 93 literati and scholars (e.g. Yang Wei-Zhen, Yu Li, Shi Liang-Qi, and Ang Ji Qi Wen) about their works, and he was talented in music and literature, which are more or les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motion or spread of Nan Qu, as well as an unexpected research result in this study. In the end, this study also clarified the vague concept of Chinese opera formed in academ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i Liang-Fu’s *Nan Ci Yin Zeng*.

**Keywords:** Gu Ying, Wei Liang-Fu, Gu Jian, *Nan Ci Yin Zeng*, Yang Wei-Zhen

# 魏良輔《南詞引正》 「元朝有顧堅者」條評議

羅麗容

## 前言

魏良輔《南詞引正》第五條云：「……惟崑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幡綽所傳。元朝有顧堅者，雖離崑山三十里，居千墩，精於南詞，善作古賦。擴廓鐵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自號風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風月散人樂府》八卷行于世。擅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崑山腔之稱。」<sup>1</sup>

上文中提到兩個重點：其一，崑山腔為黃幡綽所傳；其二，顧堅與顧阿瑛、楊鐵笛、倪元鎮等人為友，善於發揚南曲之奧秘，是崑山腔發展初期的重要人物。第一項影響不大，蓋古書上常有的穿鑿附會的傳聞，學界辨之已詳<sup>2</sup>，不再多談。第二項論說學界深信不疑，且輾轉相引，並廣為流傳。例如：

蔣星煜《中國戲曲史鉤沉·崑腔形成歷史的新探索》云：「從《南詞引正》所反映的顧堅與顧仲瑛的密切關係來看，顧仲瑛及其文士集團不可能對崑腔的形成和發展沒有影響。」<sup>3</sup>

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云：「顧瑛、楊維禎、倪瓚、有個交往甚密的詩文朋友，名顧敬，字思恭，號灌園翁，……此顧敬居然列于顧堅一支的

---

<sup>1</sup> 明·魏良輔：《南詞引正》，收入明·張丑輯：《真跡日錄》第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原書未標頁數。

<sup>2</sup> 例如，錢南揚：《漢上宦文存·魏良輔《南詞引正》校注》，收入氏著：《錢南揚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87。蔣星煜：〈黃幡綽與崑曲〉，《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345。

<sup>3</sup> 蔣星煜：〈崑腔形成歷史的新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下冊，頁344。

世系表上，為顧堅的叔伯行。顧敬既為顧瑛、倪瓚、楊維禎的友好，那麼魏良輔說顧堅與此三人為友，也是可信的……。既然顧瑛及經常參加他家歌舞盛筵的高明、楊維禎、張猩猩等，都是擅長和癖好南曲，那麼這群歌娃，為他們演唱的當然是南曲聲腔了。關於他們所唱的聲腔是否已具有鄉土色彩的崑山腔特徵呢？從顧瑛和楊維禎等與顧堅為友這一點看，無疑地已經具有這個特徵了。」<sup>4</sup>

胡忌、劉致中《崑劇發展史》云：「因此設想與顧堅為友的楊鐵笛等人，和崑山腔的創立不無關係。……元末崑山的豪門顧家是歌舞、演劇、彈絲品竹的極奢極侈之窟，……但在客觀上，對當時各種藝術的交流和提高卻起到了促進作用。」<sup>5</sup>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詞典·崑史編年》在「元順帝至正九年，己丑，1349」條下云：「八月，高明到崑山，在顧瑛家的碧梧翠竹堂作客。顧瑛字仲瑛，又稱阿瑛，在崑山界溪築玉山草堂，內有金粟軒、書畫舫、春暉樓和碧梧翠竹堂等，三十六處名勝。平生精於音律，以聲伎廣交四方賓客，家班女樂中有素雲、素貞、小瓊華、丁香秀和南枝秀等名伶，善唱南北曲，崑山腔的創始人顧堅是顧阿瑛的好友。」<sup>6</sup>

又吳新雷〈崑山腔形成期的顧堅與顧瑛〉一文云：「顧堅與玉山雅集的文士相交往，受了楊維禎號風月福人、倪瓚號風月主人、顧阿瑛號風月異人的影響，也自號風月散人。這證明他們之間的關係非比尋常，交往甚密。」<sup>7</sup>

以此可知「崑山腔的創立，與顧堅、顧瑛及其門下客之關係密切」的概念，已經成為學界牢不可破的觀念了。然則，事實真是如此嗎？筆者曾經多次撰文質疑<sup>8</sup>，此次打算綜合前說，汰除重複，增補資料，從以下幾個方向將此問題做個全面性的評議。

<sup>4</sup> 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78.5），頁119、121。

<sup>5</sup> 胡忌、劉致中：《崑劇發展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頁24-26。

<sup>6</sup>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966。

<sup>7</sup> 吳新雷：〈崑山腔形成期的顧堅與顧瑛〉，《文化藝術研究》5：2（2012.4），頁141。

<sup>8</sup> (1) 〈顧堅是否真是顧阿瑛玉山草堂之嬌客？〉，發表於「第六屆中國崑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蘇州：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江蘇省人民政府主辦，2012.6.29-7.2。(2) 《南戲·崑劇與臺灣戲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3），頁29-47。(3) 〈顧瑛《玉山璞稿》與南曲〉，發表於「第六屆國際南戲學術研討會」，溫州：溫州大學、溫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2014.10.10-12；後收入《中國曲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學研究》第4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6），頁161-171。

## 一、從顧堅身世觀察

首先分析顧堅的世系，從三個顧氏宗譜切入：

### （一）《重修顧氏大宗世譜》<sup>9</sup>

此書為蘇州崑山之顧姓宗譜，重刻於清順治 9 年（1652），將顧堅列於第 45 世，生年約在元初，名下僅注為國子生。<sup>10</sup>

#### 1. 蔣星煜的判斷

蔣氏指出顧堅與顧叟為同一人，其〈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以此世譜判斷曰：「按年齡推斷，顧堅的年齡比楊鐵笛、顧仲瑛都要大一些，和楊鐵笛、顧仲瑛交遊，大概是顧堅晚年的事。」<sup>11</sup>此外第 45 世另有一人名為顧叟，《重修顧氏大宗世譜》曰：「字明用，不仕，以道自樂。遍游吳諸名山，所過必有題咏。」<sup>12</sup>蔣氏判斷曰：「『叟』與『堅』字形相近，『不仕』和『屢招不屈』也是涵義相近，因此也有可能是魏良輔把顧叟誤作顧堅了。」<sup>13</sup>

#### 2. 施一揆的判斷

施氏不同意蔣星煜的判斷，其〈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一文曰：「魏良輔是繼顧堅之後，對崑山腔加工提高的又一位重要人物，他對同鄉又同好的先賢的了解，當然是了（瞭）如指掌、一清二楚，決不會連顧堅、顧叟都分辨不清，以至把顧堅代替顧叟。」<sup>14</sup>

#### 3. 筆者的判斷

---

<sup>9</sup> 上海圖書館所藏，殘本。

<sup>10</sup> 參考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50。

<sup>11</sup> 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50。

<sup>12</sup> 轉引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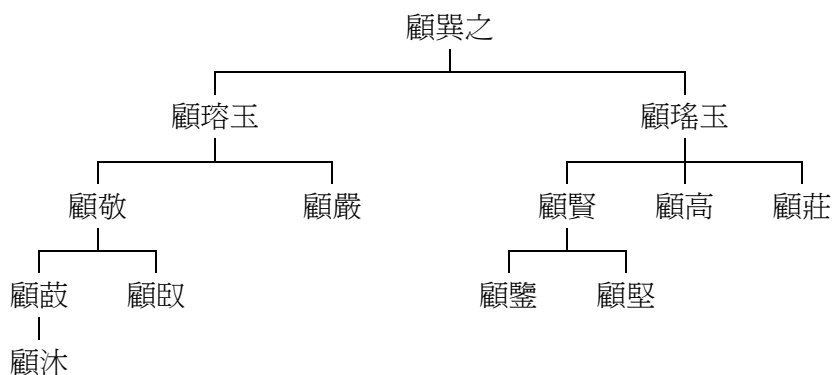
<sup>13</sup> 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50。

<sup>14</sup> 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頁 118。

筆者以為蔣星煜、施一揆的說法引發兩個問題：其一，不能單憑一條資料就認為此顧堅即為魏良輔《南詞引正》中之顧堅，更何況這個顧堅還是「國子生」，與被認為具有曲家身分之顧堅，格格不入。其二，學界似乎都被魏良輔「制約」了，認為他講顧堅與「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一定是對的，所以想盡辦法來證明這件事。試想魏良輔是明代中晚期的人，1560 年前後才成為「立崑之宗」，與生在元末及施一揆所謂的「同鄉又同好的先賢」顧堅、顧瑛，光在時間上的差異至少也在百年以上，蔣星煜還判斷為兩百年左右<sup>15</sup>；這一、兩百年的差距不算小，魏良輔的根據又是甚麼呢？為何沒有同時期的其他佐證的文獻資料呢？因此過多的推測完全無益於問題的解決。

## （二）《南通顧氏宗譜》<sup>16</sup>

據此譜所載南通顧氏祖上源出吳郡，與崑山顧堅同出一脈，元末避兵災，自顧昌始移居南通。錄其相關世系圖於後：<sup>17</sup>



其中，顧堅排列在第 43 世，而顧敬排在第 42 世，而顧璧與顧堅為兄弟。

### 1. 蔣星煜的看法

蔣氏〈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對第 42 世的顧敬發表看法，曰：「字思恭，號

<sup>15</sup> 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51。

<sup>16</sup> 顧祖培等：《南通顧氏宗譜》，民國 20 年鉛印本，南京圖書館館藏。

<sup>17</sup> 此世系圖，轉引自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頁 119。施氏於文中表示，有機會看到過這部南京圖書館的藏書。

灌園翁，我在《玉山草堂名勝集》、《玉山名勝外集》、《玉山唱和集》三書中，都發現了他和顧阿瑛唱和之作，共計 24 首之多。」<sup>18</sup>此外沒有多作判斷。

## 2. 施一揆的看法

施氏認為顧堅之所以與顧瑛熟識，是因為其叔伯行的顧敬與顧瑛熟識之故，曰：「此顧敬居然列于顧堅一支的世系表上，為顧堅的叔伯行。顧敬既為顧瑛、倪瓚、楊維禎的友好，那麼魏良輔說顧堅與此三人為友，也是可信的。這點也足以說明魏良輔所著《南詞引正》的可靠性。」<sup>19</sup>

## 3. 筆者的看法

蔣星煜從《玉山草堂名勝集》、《玉山名勝外集》、《玉山唱和集》三書發現，顧敬在玉山草堂與顧瑛的唱和共 24 首。但是光憑此點，對於問題的解決完全沒有幫助，吾人還是不了解顧堅與顧瑛之間存在甚麼關係，蔣氏本人也不敢利用顧敬的這 24 首詩多加判斷。

施一揆的判斷就比較大膽了，他認為顧瑛與顧堅的關係一定是顧敬從中牽線的。然這種判斷不甚縝密，因為就算顧敬與顧堅是叔伯與侄兒的關係，叔伯的朋友不一定就會是侄兒的朋友，怎麼能夠因為顧敬是顧瑛的朋友，就推理說顧瑛一定也是顧堅的朋友呢？實在太牽強了。

## （三）《顧氏重匯宗譜》

2009 年上海交通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鄭閏聲稱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147 種、76 冊的顧氏牒譜中，發現了《顧氏重匯宗譜》，在第 35 冊第 56 頁〈仲謨支·五十四世祖鑒中公傳〉名下有顧堅家世及其與顧瑛交往的新資料，並於 2009 年 12 月 25 日《蘇州日報》發表〈顧堅身份之謎〉一文，這整個事件彷彿在學界投下一顆震撼彈，研究者疑信參半，眾說紛紜。2010 年 3 月 6 日中國崑曲研究中心在

---

<sup>18</sup> 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50。

<sup>19</sup> 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頁 119。

崑山千燈鎮舉行「崑山腔創始人顧堅學術座談會」，鄭閏亦與會發表〈解密顧堅身世之謎〉一文<sup>20</sup>，並公布日本所藏《顧氏重匯宗譜》關於顧鑒、顧堅父子的譜傳。學界雖肯定他發現顧鑒、顧堅父子合傳的重要性，但是這篇父子合傳究竟是從何而來？該書影及該譜之編纂者、抄寫人、版本、年代等學界認證所需之基本資料為何皆付諸闕如？從鄭閏文章中得不到答案，同時對於他所公布的四張照片有質疑，認為不出於同一版本。茲將鄭閏所發現之《顧氏重匯宗譜》〈仲謨支·五十四世祖鑒中公傳〉<sup>21</sup>之內容列出如下：

（顧堅之父）諱鑒，字鑒中，行百一，海門西洲<sup>22</sup>炳公長子。生而聰穎，雅好詩文，善作樂府散曲，時人尊為相公焉。性敦睦和洽，晚娶昆陵華氏，喜得一子，名堅，字頌玉。天生歌喉，自幼從姑母山山學曲習唱。嘗與風月福人楊鐵笛、風月主人倪雲林、風月異人顧阿瑛交往，因號風月散人。有樂府散曲集行世。其風月情詞，甚得閨中姑嫂深愛，嘗製錦囊藏之。然不幸雙目失明，淪為瞽叟，遂有《陶真埜集》，留傳民間。<sup>23</sup>

以上資料引發學者各有說法，闡論如下：

### 1. 鄭閏的判斷及其受質疑之處

鄭閏〈解顧堅身世之謎〉云：「面對四位『顧堅』，筆者不惜查遍《顧氏宗譜》，進行對照、甄別，終於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顧氏重匯宗譜》中找到了顧堅的真實資料。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共收藏中國歷代文獻、族譜、及地方志四十萬冊，其中族譜 193 部。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的《顧氏重匯宗譜》第三十五冊第 56 頁『仲謨支』下，尋覓到了一則關於顧鑒、顧堅的文字記述。」<sup>24</sup>

鄭閏認為與顧鑒父子相關的另一人則是顧山山。元代夏庭芝《青樓集》有傳云：

<sup>20</sup> 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收入湯鈺林、周秦主編：《中國崑曲論壇 2009》（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0），頁 201-207。

<sup>21</sup> 此資料若能得其來源與出處的證實，掃除學界疑慮，則其中有多項可貴之處，可資運用。

<sup>22</sup> 按，海門西洲位於長江口區，後周顯德 5 年（958）建縣名海門縣，其後行政區域之劃分幾經變化，目前狀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94 年撤縣，設海門市，屬江蘇省南通市管轄。

<sup>23</sup> 轉引自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收入湯鈺林、周秦主編：《中國崑曲論壇 2009》，頁 203。

<sup>24</sup> 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收入湯鈺林、周秦主編：《中國崑曲論壇 2009》，頁 203。

「顧山山，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刺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于松江（說集本此句下尚有『年逾六十』四字），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sup>25</sup>其中有一句「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究竟是何原因使得顧家遭厄，淪為樂戶呢？並無文獻資料可尋，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有這樣的解釋：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夏。崇明顧氏由顧潤所統領的海運船隊犯了搶劫罪，本當處死。……幸得大帥范文虎寬宥，赦免了死罪，但處罰是必然。於是，顧潤遭罷免，顧潤一家削籍沒入官府為奴。作為顧潤堂兄弟的顧禎一家，也不能倖免。顧禎及兒子顧炳、孫子顧鑒，就此淪為樂戶。顧堅姑媽顧山山，亦「因父而俱失身」，淪為樂妓。<sup>26</sup>

可知顧堅的堂曾祖父這一代所犯的罪，一連好幾代都遭了殃。但是這條資料究竟從何而來，鄭閏只在注釋 8 簡單的說明：「見屠寄《蒙兀兒史記》第一百十二卷〈范文虎列傳〉」，筆者疑其並無引用原文，連出版資料、頁碼亦付之闕如，故而查閱《蒙兀兒史記·范文虎王積翁列傳》云：

……先是有唆都部下總管顧潤者，劫掠溫、台海上商貨，高興奉行省檄招降之。或請寘之法，命文虎等集議，文虎以為既許其不死，宜宥之……文虎自以身亦降臣，又窺知汗意寬大，故敢一再議寬典。<sup>27</sup>

由此條資料發現，鄭閏的問題有以下兩點：

其一，《蒙兀兒史記·范文虎王積翁列傳》並未說明顧潤是否為「崇明顧氏」，而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所說的顧氏是「南通顧氏」，而非「崇明顧氏」；由此可知，鄭閏所指是混淆了此二處之顧氏。

其二，史料中並無提及顧潤遭罷黜，一家削籍沒入官府為奴，遑論顧潤與顧禎

<sup>25</sup> 元·夏庭芝：《青樓集》，收入中國戲曲研究所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2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頁 34。

<sup>26</sup> 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收入湯鈺林、周秦主編：《中國崑曲論壇 2009》，頁 204-205。

<sup>27</sup> 清·屠寄撰，楊家駱主編：《蒙兀兒史記并附編三種》第 4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 112，頁 2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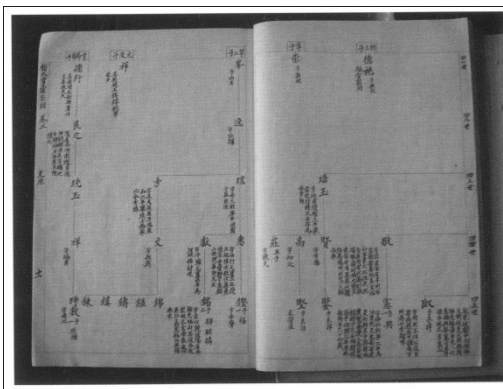
為堂兄弟，因受牽連而淪為樂戶之事。鄭閏之說，不知據何而來？

## 2. 劉致中的判斷

《崑劇發展史》作者劉致中指出：「肯定了鄭先生發現顧璣、顧堅父子合傳的重要性，但認為他的解謎之文撲朔迷離，盡繞彎子；在文字表述方面不合學術規範，推測之辭甚多，難以捉摸。特別是對於他公布的四幀書影，只有總的標題，而沒有分開的具體說明，令人生疑。」<sup>28</sup>從學術觀點上認為鄭閏不夠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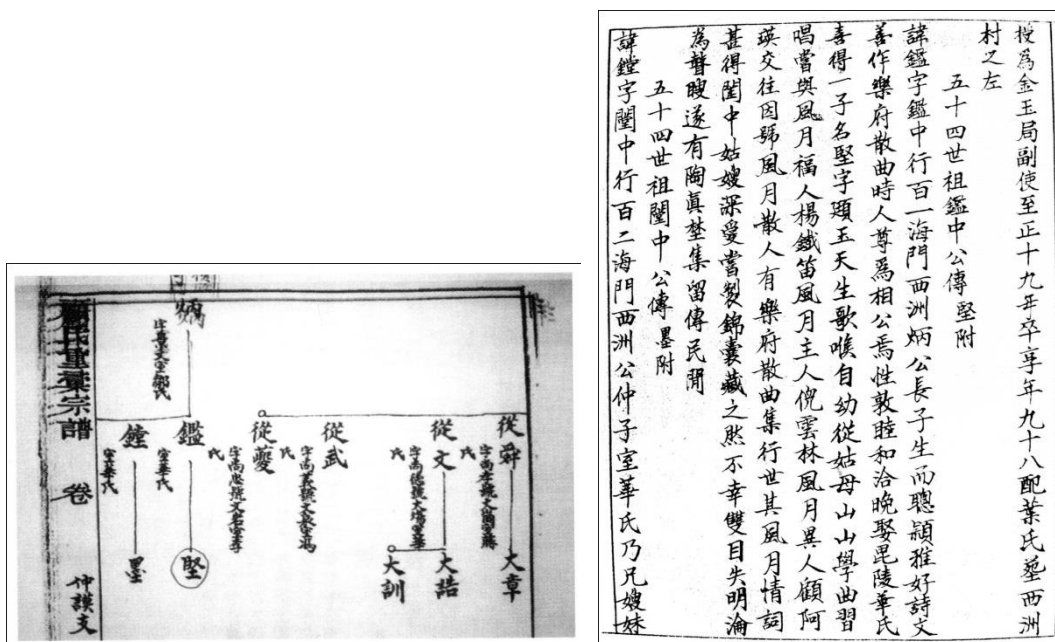
## 3. 吳新雷的判斷

吳新雷主要是針對鄭閏在〈解密顧堅身世之謎〉一文中，所提供的四幀書影<sup>29</sup>有意見，說明如下：



<sup>28</sup> 轉引自吳新雷：〈崑山腔形成期的顧堅與顧瑛〉，頁 140。

<sup>29</sup> 吳新雷：〈崑山腔形成期的顧堅與顧瑛〉，頁 140；書影，見湯鈺林、周秦主編：《中國崑曲論壇 2009》，彩頁。



(1) 四幀書影並非同一藏本：「這四幀書影總題為『新發現的顧堅身世文獻・顧氏重滙宗譜（鄭閏提供）』，第一幀是《顧氏重滙宗譜》封面書影，可以看到上面有顧哲臣的兩枚印章，第二幀是《顧氏重滙宗譜》四十三世顧瑤玉的譜系書影，第三幀是《顧氏重滙宗譜》『仲謨支』顧鑒、顧堅的譜系書影，第四幀是〈五十四世祖鑒中公傳（堅附）〉的譜傳書影。由於四幀書影都沒有具體的說明文字，便造成了出於同一藏本的錯覺。」

(2) 前三幀書影與第四幀毫無關係：前三幀書影出自上海圖書館藏本。《上海圖書館藏家譜提要》中著錄顧氏宗譜 91 種，《顧氏重滙宗譜》館藏 2 種。其中一種便有顧哲臣鈐印，可知出於上海而非日本。

(3) 前三幀書影的來源：第一幀書影來自書號 911662-69《顧氏重滙宗譜》1935 年顧哲臣抄本之封面複印而來；第二幀書影則出於上書的第 2 冊第 30 頁。第三幀書影來自書號為 JP552《顧氏重滙宗譜》<sup>30</sup>第 14 冊第 301 頁，只有世系表，沒有譜傳。

(4) 第四幀書影的來源，撲朔迷離，查不出真相：按照鄭閏的說法有關顧鑒、

<sup>30</sup> 此譜是民國年間顧心毅根據乾隆 36 年顧一元的編纂本續纂的手寫稿本；而顧哲臣鈐本是根據顧心毅稿本摘錄而成。

顧堅父子合傳的第四幀書影的正本，是由日本國會圖書館副館長宇治鄉毅，陪同到東京都赤坂離宮所藏的96冊手抄真本中，第35冊第56頁中所查得。但是經過查詢，日本國會圖書館否認藏有《顧氏重匯宗譜》一書，而且宇治鄉毅也證實不認識鄭閏其人，更遑論陪同去赤坂離宮查資料。

#### 4. 筆者的判斷

其實鄭閏的最大問題，是在於不肯將顧鑒、顧堅父子合傳的來源出處說明清楚而已，仔細查看這有問題的第四幀書影，不大可能是鄭閏自己可以偽造出來的。如果撇開這個來源不明的問題不談，這份父子合傳的資料，其實對解顧堅身世之謎是有裨益的，勾稽說明如下：

(1) 從顧氏族譜中可知，顧堅是民間的唱曲藝人，天生一副好歌喉。他的父親顧鑒中，字百一，出身在文化水平頗高的家庭，《全元散曲》收有他的北曲小令六支，顧堅應該深受影響。

(2) 顧堅自幼隨姑母顧山山學唱曲，奠定北曲之基礎，夏庭芝《青樓集》提到她工花旦雜劇，可見顧堅自幼跟著姑母顧山山學北雜劇，其北曲的功夫深厚紮實無可置疑，以北曲為基礎，對南曲有貢獻是很自然的事。

(3) 《南村輟耕錄》卷24「勾欄壓」條，或與顧鑒、顧堅有關：

至元壬寅<sup>31</sup>夏，松江府前勾欄鄰居顧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博銀為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以紓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貞，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嘔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眾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貼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顛木之下。……<sup>32</sup>

依上文，元至正22年（1362），松江府（今上海一帶）曾發生勾欄倒塌，壓死觀眾之慘案，若按照《顧氏重匯宗譜》〈仲謨支·五十四世祖鑒中公傳〉所言，顧堅之父

<sup>31</sup> 按此資料有誤，蓋至元年間的干支並無壬寅，當是至正壬寅年（22年，1362）之誤。

<sup>32</sup>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臺北：世界書局，1987），卷24，頁345-346。

顧瑩，字百一，為同一人，可判斷出下列情況：

其一，顧堅之父顧瑩，字瑩中，行百一，勾欄倒塌壓死顧百一之時，顧堅的年紀無法得知，但至少年紀尚幼，因為根據《顧氏重匯宗譜》所載，顧堅是顧百一晚年與華氏所生，若顧百一卒於至正壬寅年（1362）勾欄倒塌之年，距元代滅亡（1367）也不過短短五年，顧堅年紀應該不會超過十來歲，不太可能對崑曲會有什麼貢獻，所以若說顧堅創造崑腔應當在入明之後方有可能。另外根據說集本《青樓集》「顧山山」條，夏庭芝此書於至正 24 年（1364）成書之時，顧山山已經六十開外了，顧山山與顧瑩是兄妹，年齡差距應該不會很大；顧瑩卒於至正 22 年（1362），當時應該也已經六、七十歲了。若顧堅是顧瑩晚年所生，那麼在此時也不過十來歲，顧阿瑛生於 1310 年，四十歲（1350）之後將治家之事交給其子顧元臣，自己則築玉山草堂，與文人學士，詩酒流連、朝諷夕詠，此時的顧堅也只不過是髫髻之齡，如何能與顧阿瑛等人唱和而創作崑腔？這點是目前學界尚未思考到的問題。

其二，《顧氏重匯宗譜》提到顧堅自幼從姑母學曲習唱，或因為顧百一卒後，顧堅尚幼，只得投靠顧山山，並從其學北曲，環境加上天份，孕育出顧堅這位南曲音樂的人材，他的創造崑腔，反倒與顧山山有更密切關係了。

其三，資料中提到顧百一「有女官奴習嘔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則此女當為顧堅之姊妹，因居處鄰近瓦舍勾欄，兼之姑母又為雜劇演員，從小耳濡目染，喜習嘔唱，而顧堅之所以創發南曲，與此家學，不無關係。

## 二、從顧瑛身世觀察

顧堅「善發南曲之奧」，傳統說法是顧堅受到顧瑛所主持「玉山草堂」文人詩酒風流的氛圍影響甚深，再利用自身已有的北曲音樂底子來創造以清唱形式為主的崑山腔。筆者卻有一疑慮，認為以顧堅的年紀，能否結交這批風月友人顧瑛、楊鐵笛、倪元鎮？論說如下：

## （一）顧瑛與玉山草堂

顧瑛（1310-1369），又名德輝、阿瑛，字仲瑛，人稱「玉山主人」，自號「金粟道人」，工於詩畫，不屑仕進，元末崑山大地主，好客能文，善彈古阮，醉心南曲，早年代父理財，中年專心於文學活動，由於其「輕財結客，豪宕自喜」的個性，活躍於江南騷壇，廣邀高人俊流，置酒賦詩，酬唱於玉山別業的「玉山草堂」中，自至正8年（1348）到20年（1360）十二年間，共有五十幾次雅集，號稱「玉山雅集」。上海圖書館所藏顧心毅據乾隆36年（1771）舊譜續修的稿本《顧氏重匯宗譜》第6冊第92頁載有顧伯壽、顧德輝父子之譜系，第14冊第301頁載有顧鑒、顧堅父子之譜系，譜中明言顧德輝與顧堅同宗，皆為南朝梁陳之際，吳中名賢顧野王之後，後世分隸不同支，所謂同宗不同支是也。該譜無載顧鑒、顧堅父子之文字傳，第3冊〈家傳〉有顧阿瑛的傳，其〈五十四世德輝公傳〉云：

（伯壽子）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崑山人，四姓之後。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師友名碩，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彝器祕玩，集錄鑑賞。舉茂才，署會稽教諭，力辭不就。年四十，以家產付其子元臣，卜築玉山艸堂，園池亭榭，餽館聲妓之盛，甲于天下。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都為一集曰《玉山名勝》；又會<sup>33</sup>萃其所得詩歌，曰《艸堂雅集》。淮張<sup>34</sup>據吳，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至正之季，元臣為水軍副都萬戶，仲瑛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洪武元年，以元臣為元故官，例徙臨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自為壙志，戒其子以紵衣、桐帽、櫬、布襪，纏裹入土。其歸葬綽墩也，華亭殷奎為之誌。仲瑛自畫小像，浴馬摘阮、補釋典、寫道經，最後則方床曲几，與一老翁對語。而題詩其上，世所傳「儒衣僧帽道人鞋」絕句是也。蒙叟錢謙益撰。<sup>35</sup>

<sup>33</sup> 按，當為「薈」之誤字。

<sup>34</sup> 指明初群雄中的張士誠。

<sup>35</sup> 此傳為錢謙益於清順治3年（1646）編《列朝詩集》時所撰，後收入《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文字略有差異性。見氏著：《列朝詩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甲集前」，頁51；《列朝詩集小傳》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65），「甲前集」，頁26-27。

此外，焦竑輯錄《獻徵錄》卷 115，亦收有明代正德年間李濂寫的〈顧瑛〉傳。<sup>36</sup>此傳後為《明史》所採，編入〈文苑傳〉「陶宗儀傳」附載顧德輝小傳：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畫、彝鼎、祕玩，築別業於菑涇西，曰玉山佳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管聲伎，並冠絕一時。而德輝才情妙麗，與諸名士亦略相當。<sup>37</sup>

顧瑛所建構的濃厚人文藝術氣息，還有其他文人、名士、歌妓都為實際參與者，例如：

楊維禎（1296-1370），字廉夫，元泰定進士，工詩、善樂府、善吹笛，自號鐵笛道人，常於酒酣耳熱之際，呼侍兒歌陽春白雪，並以風琴和之，座上客則翩翩起舞；樂府創作有《鐵崖古樂府》，《全元散曲》收其北曲小令、散套各一。

倪瓚（1301-1374），字元鎮，自號風月主人，元代南宗山水畫的代表畫家，又精通音律，《全元散曲》收其北曲小令二首。

此外，顧阿瑛家的歌妓如：天香秀、丁香秀、南枝秀、小瓊英、小瓊花、翡翠屏、金縷衣、瓊花、寶笙等等，皆能歌善舞，吹彈唱做，樣樣精通，堪為一時之選。玉山草堂主人顧瑛的風流豪爽，亦為東南之冠。

但是以顧堅的年紀來推算，他趕得上這種盛況嗎？顧阿瑛玉山草堂的全盛期大概在 1348-1360 的這十二年之間，其《玉山雅集》所錄的作品，也大都是在這十二年間，五十幾次雅集所蒐羅的，1361 年以後漸走下坡，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初，以顧阿瑛父子曾受封於元朝為由，令其全家徙臨濠，次年（1369）顧瑛卒，享年六十。因此顧堅在顧阿瑛玉山草堂的全盛期頂多十來歲左右，即便是顧瑛玉山草堂走下坡的 1361-1367（元亡）之間，顧堅也勉強只有十七、八，將近二十歲左右，有可能還更小，又怎麼來得及與鼎鼎大名、年紀又足可稱做長輩的江南財主顧瑛、

<sup>36</sup> 明·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0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卷 115，頁 505。

<sup>37</sup> 清·張廷玉等：《明史》，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縮印本）》第 1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85，頁 7325。

才子楊維禎、南宗山水畫家倪瓚，稱兄道弟，互贈「風月」之號呢？又怎可能受到他們詩酒風流的陶冶而創崑腔呢？

## （二）顧瑛的兄弟是否與顧堅有關

### 1. 蔣星煜的說法

蔣氏〈談《南詞引正》中的幾個問題〉云：「楊維禎說：『崑隱君顧仲瑛氏，其家世居崑之西，界溪上，繼與其仲為東西第，又稍為園池別墅』，使我們知道了顧仲瑛還有一個弟弟，名字卻未指出。……我覺得也許顧堅就是顧仲瑛的弟弟，當然也可能既不是顧仲瑛的弟弟，甚至不是本家！」<sup>38</sup>

### 2. 施一揆的說法

施氏〈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云：「『顧堅也許是顧瑛的弟弟』這個推測也是不對的。顧瑛確實有兄弟二人，與他來往甚密的楊維禎，在兩篇描寫他家宅豪華的文章中，曾明確地談到這個問題。顧瑛的另一位好友柯九思，再贈顧瑛詩的序文中寫道：『予舊為顧長卿作梅竹圖，明年其弟仲瑛于姚子章席上索題，遂成口占云。』這又進一步說明顧瑛有兄名長卿……他排行第二，下無弟弟。顧堅不是顧瑛的弟弟，至此十分清楚了。」

### 3. 筆者的判斷

然而，顧堅固然不是顧瑛的弟弟，顧長卿亦非顧瑛的親兄長。相關印證資料，爬梳於後：

#### （1）認為「顧長卿是顧瑛之兄」：

柯九思詩序云：「予舊為顧長卿作梅竹圖，明年其弟仲瑛于姚子章席上索題，遂成口占云。」<sup>39</sup>按此條資料證據單薄，除柯九思之外，再無任何人（包括顧瑛）提

<sup>38</sup> 蔣星煜：〈崑山腔發展史的再探索〉，《中國戲曲史鉤沉》上冊，頁 345。

<sup>39</sup> 元·顧瑛輯，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頁 35。  
該書又名《玉山草堂雅集》，不同版本之內卷帙差異性較大，此整理本是以武進陶湘涉園刻本《草

及，故不予採信。

(2) 認為「顧仁是顧瑛之從兄」：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顧錢塘德輝」條後附有「顧佐」條，曰：「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sup>40</sup>又根據顧瑛自撰〈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云：「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寧，又辟貳昆山事，辭不獲已，乃以侄良佐代任焉。」<sup>41</sup>可知顧瑛有從兄曰顧仁。

(3) 認為「顧仲璫（顧道璫、顧德華）為顧瑛之弟」：

根據《顧氏大宗世譜》卷5所載，顧瑛之父顧伯壽生二子，顧瑛居長，又名「顧德輝、顧阿瑛。字道彰，號玉山，晚號金粟道人」。其弟名「德華，字仲璫，一字道璫。與兄德輝比鄰而居，善詩好客。」以此，顧瑛並無同生兄長，僅有一同生弟，名曰：顧德華，一字仲璫、又字道璫，皆同屬一人。

(4) 認為「顧晉道為顧瑛同生弟」：

①陳基《夷白齋稿》外集〈尊賢堂分韻賦詩序〉曰：「玉山高士，世為中吳巨族，居崑山界溪之陽。……高士之子仲瑛、晉道，皆能文而好禮。」<sup>42</sup>②沈明遠〈分題詩序〉云：「……仲瑛迺張樂置酒於湖山樓。酒半，移席綠波池上。同席者，會稽王德輔、從子倫、仲瑛之季晉道。」<sup>43</sup>③《玉山名勝外集》有秦約詩題為：〈至正壬辰秋，舟過馬鞍山下，登疊浪軒，酌龍洲先生之墓，俯覽江流，渺然遐思，慨風土之昔殊，嗟人生之契濶，有懷玉山、晉道賢昆仲〉<sup>44</sup>，可知顧晉道為顧瑛同生之弟。

(5) 認為「顧晉、顧進，同為一人」：

楊維禎〈雅集志〉云：「……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晉也。」<sup>45</sup>……美

---

堂雅集十八卷》為底本，而陶湘刻本之底本則是清徐渭仁舊藏鈔本。

<sup>40</sup>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甲前集，頁28。

<sup>41</sup> 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遺什》，收入《玉山名勝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上，「附錄」，頁652。

<sup>42</sup> 元·陳基：《夷白齋稿》，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續編》第1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外集，頁22a-b。

<sup>43</sup> 元·顧瑛輯：《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綠波庭」，頁298。

<sup>44</sup> 元·顧瑛輯：《玉山名勝外集》，收入《玉山名勝集》下冊，「紀寄贈」，頁448。

<sup>45</sup> 明萬曆刊本作「玉山之仲子晉也」，根據楊維禎之上下文及其他資料判斷，判定萬曆本有誤。

衣巾，束帶而立，頤指僕從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sup>46</sup>以此，顧瑛之弟名顧晉。

#### (6) 綜觀以上，結論於後：

①顧瑛並無同生之兄長，故柯九思詩序上所說的顧長卿自然不是顧瑛的同生兄長。然顧瑛有從兄，名顧仁，顧仁有子名良佐，又名顧佐、元佐，字翼之，又字士翼，為顧瑛之從子。②顧瑛有同生之弟一人，名曰：顧晉，又名曰：顧縉、顧晉道、顧仲璫、顧道璫、顧德華、顧進，皆為同一人。而《詩集小傳》、《西湖竹枝集》以為顧璫為顧瑛之仲子，皆非也。<sup>47</sup>此外，《玉山名勝集》卷上錄有「顧晉」之詩兩首，「顧進」一首，風格頗近，疑顧晉、顧進為同一人，說明如下：

甲、「顧晉」詩二首：

客從桃源游，愛此玉山好。清文引佳酌，玄覽窮幽討。流鶯答新謠，飛花落纖縞。分坐有雜英，醉眠無芳草。<sup>48</sup>

東軒梧桐樹，萋萋長新碧。愛此日夕陰，於焉列華席。感茲造化心，浩蕩無留跡。與子酌春酒，清歡聊自適。<sup>49</sup>

乙、「顧進」詩一首：

石根雲氣暖，坐看紫芝生。詩酒共為樂，竹梧相與清。仙人同跨鶴，玉女對吹笙。過雨添涼思，停杯待月明。<sup>50</sup>

按此三詩皆有餐風飲霞、超然物外的隱逸之思，風格相似，兼之「進」與「晉」同音，故判斷為同一人。③在以上資料中，顧瑛與顧堅仍然沒有顯現任何蛛絲馬跡的關係。

<sup>46</sup> 元·顧瑛輯：《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上，「玉山佳處」，頁46。

<sup>47</sup> 〈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提到其子有三人：元臣、元禮及元貴，參見元·顧瑛輯：《玉山遺什》，收入《玉山名勝集》下冊，卷上，「附錄」，頁653。殷奎〈故武略將軍錢唐縣男顧府君墓誌銘〉則云：「子男五人：元臣，……次元禮、元弼、元憲、元肅。」參見元·顧瑛輯：《玉山遺什》，收入《玉山名勝集》下冊，卷上，「附錄」，頁655。

<sup>48</sup> 元·顧瑛輯：《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上，「玉山佳處」，頁49。

<sup>49</sup> 元·顧瑛輯：《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碧梧翠竹堂」，頁185。

<sup>50</sup> 此詩錄於《玉山名勝集》卷上，元至正10年（1350）秋七月十有三日，仲賓客在顧瑛玉山草堂的芝雲堂，以「藍田日暖玉生烟」分韻賦詩，顧進得生字。見元·顧瑛輯：《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上，「芝雲堂」，頁109-110。

### 三、從顧瑛《玉山璞稿》的內容來判斷

本節欲探究顧瑛與顧堅是否在南曲的合作基礎上有賓主關係，從而可窺出顧瑛對南曲或崑山腔之貢獻。為達此目標，在基礎文獻不盡然全存的情況下，自應先從最貼近顧瑛本人的詩文集著手，是故將《玉山璞稿》之兩大部分：二卷本別集與詩文輯存作一地毯式之搜索，企圖從任何蛛絲馬跡中，發現可用的標的物。

元代末年顧瑛本人及其相與唱和之文人墨客，都有詩集流傳，然而版本紛繁，隨編隨刻，其別集、總集、傳本等卷帙不一，文字差別之外，內容亦頗有出入，大致上說來，可分為《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sup>51</sup>、《玉山璞稿》<sup>52</sup>等三大部分，其中《玉山璞稿》為顧瑛詩文別集之輯本，包括顧瑛詩集僅存之《玉山璞稿》二卷，以及《顧瑛詩文輯存》七卷等兩部分內容。

顧瑛《玉山璞稿》原編二十卷，作品按照寫作時間先後編次，久無傳本，今所傳之二卷本，乃其僅存者，為清阮元徵求四庫未收書時所得，分別為顧瑛於元至正 14 至 15 年（1354-1355）所作，每年各編一卷，上卷存詩 95 首，下卷存詩 117 首，已編入《宛委別藏》叢書中。《顧瑛詩文輯存》七卷，中華書局將之與《玉山璞稿》編刊在同一本集子中，書名也提作《玉山璞稿》，是該書局輯佚《玉山璞稿》二卷本以外<sup>53</sup>的顧瑛詩文而成。

#### （一）顧瑛《玉山璞稿》二卷本

顧瑛《玉山璞稿》上卷詩 95 首，下卷詩 117 首，先依照其內容，分出以下六類：

1. 懷人之思：有〈春暮有懷琦龍門兼呈于匡廬、袁子英春草池綠波亭上作〉<sup>54</sup>等 4

<sup>51</sup> 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名勝集》。此書共包括《玉山名勝集》、《玉山名勝外集》、《玉山紀游》、《玉山倡和》、《玉山遺什》等五種，堪稱為「玉山雅集」之總集。

<sup>52</sup> 元·顧瑛著，楊鐮整理：《玉山璞稿》（北京：中華書局，2008）。該書為顧瑛詩文輯本，包括顧瑛詩集《玉山璞稿》二卷、《顧瑛詩文輯存》七卷等之內容。

<sup>53</sup> 《讀畫齋叢書》辛集同時編入《玉山璞稿》二卷與《玉山逸稿》四卷，民國年間編刊《叢書集成》收錄《玉山逸稿》。

<sup>54</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3。

首。2. 應酬之作：此類作品多半為官方人士或與官方有關之人而作，有〈董孟起參政領水軍副都萬戶開水軍府事二月二十三日以瑛佐治軍務留海上索詩口，占奉呈〉<sup>55</sup>等，凡 30 首。3. 與友人酬唱之作：此類作品較多，共有〈張仲舉待制以京中海上口號十絕附郊九成見寄瑛以吳下時事復韻答之〉<sup>56</sup>等，凡 55 首。4. 詠嘆人物、時事、風景，憑弔名勝古蹟：故應亦頗為關心家鄉蘇州等之事務，此類作品並能反映時事，繫情鄉里，例如：〈官糴糧〉：「美山東趙公伯堅也。公以江西行省檢校官，來浙右糴米十萬石賑飢。至是，吳民苦於官糴，公一無所擾，而官亦不勞而集。瑛雖不才，敢効白居易體，作是謠，使吳民歌以餞其行云」<sup>57</sup>等 11 首。5. 題畫詩：有〈題琴川趙實甫恭甫瑞蓮圖〉<sup>58</sup>等，凡 33 首。6. 抒懷寄慨：非為酬唱，唯抒發感慨而已，有〈新秋夜坐有感〉<sup>59</sup>等 16 首。

由上文可知，顧瑛《玉山璞稿》二卷本可牽涉到兩個問題：其一，這些詩的內容中，哪些部分與南曲有關？其二，顧瑛酬唱圈中的朋友是哪些人？以下分別說明之。

### 1. 與南曲內容相關者

在二卷本《玉山璞稿》中，數量最多的就是第二類應酬之作、第三類酬唱之作，幾乎近半，與南曲有關的資料，也大多分布在此二區。計有三條：

#### (1) 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九日，玉山中玉毬花開，與琴川妓秀雲飲酒花下<sup>60</sup>

按「琴川」在江蘇常熟縣治，《琴川志》云：「縣治前後橫港凡七，皆西受山水，東注運河，如琴弦然。……或云五浦注江，亦若琴弦。」<sup>61</sup>秀雲是常熟人，晚明的崑劇作家之中，也有許多是常熟人，據此，顧瑛的玉毬花之宴，與會的秀雲妓，受

<sup>55</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3。

<sup>56</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4。

<sup>57</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5。

<sup>58</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6。

<sup>59</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15。

<sup>60</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60。

<sup>61</sup> 宋·孫應時纂修，宋·鮑廉增補，元·盧鎮續修：寶祐《重修琴川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153。

到歷史背景的影響，在宴席中所唱應該是南曲中的吳歎居多。顧瑛詩中亦云：「化力豈教司后土，樂聲底用打涼州」，按顧瑛詩中所提到的涼州樂，原是涼州一帶的地方歌曲，唐開元中由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獻。《新唐書·禮樂志》云：

〈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sup>62</sup>

《碧雞漫志》卷3「涼州曲」條亦云：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為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吐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甯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遽曉音律，不稱善製詞。……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鐘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鐘、道調、高宮者是也。……張祜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搗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為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sup>63</sup>

可知，涼州樂之由來雖然眾說紛紜；然其屬於北方的邊地之音，唐代已盛行，則是肯定的，顧瑛為南方人，慣聽南曲，所以詩中強調：「樂聲底用打涼州」。「底用」即「何用」之意，南方人自有南曲可唱，何必一定要唱時興的北曲呢？可知秀雲妓

<sup>62</sup> 宋·歐陽脩等：《新唐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1冊，卷22，頁477-478。

<sup>63</sup> 宋·王灼：《碧雞漫志》，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99-100。

所唱者當為南曲。

## （2）餞別周天蟾<sup>64</sup>之時，用吳歈歌唱

此詩為七言排律，長篇詩歌，其詩之後顧瑛又作跋，時間為元代至正乙未（1355）正月十日，詩句中有「春江花開當酒壚，壚頭酒價如珍珠。為君豈惜滿眼酤，手折楊柳歌吳歈」之句。「吳歈」於元末，應該只是顧瑛家鄉崑山，吳地之土音，但是面對大帥之尊的貴客周天蟾，顧瑛擺明用家鄉的「吳歈」歌唱，折柳贈別，可見「吳歈」在顧瑛心目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 （3）與覃維欽府掾在草堂中談「宮詞樂府」

顧瑛有詩云：「夜雨高堂生乍涼，真珠美酒灑紅光。香凝龜甲屏風上，水滴蓮花刻漏長。麗語盛傳今樂府，新詩多是晉文章。如公案牘能閒暇，攜取張家記曲娘。」<sup>65</sup>此詩之序云：「覃維欽府掾，雨中過草堂，談宮詞樂府，造語新麗，作詩以贈，且期攜紅牙者同至。」按，序中所謂「宮詞樂府」應該就是詩中所提及之「今樂府」，當代流行的小令，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sup>66</sup>可知所謂的宮詞樂府、今樂府，即周德清所提倡的「有文章之樂府」，也就是具有文采翩翩特質的小令，除了北曲之外，南曲也可以比照北曲相關聯的音律、規則。所以顧瑛與覃維欽相約，下次聚會時，要帶一位懂得音律的聲妓，攜紅牙板拍來共襄盛舉。

## 2. 顧瑛的交友圈

在二卷本的《玉山璞稿》中，總計所出現相互酬唱的友人共有：釋良琦、袁子英、王仲立、張仲舉、倪瓚、王孟德、方道存、錢思復、幹克莊、程小山、于彥成、秦文仲、張大本、郟九成、穆叔正、姚子章、洪碧海、元仲博、岳季堅、卞室之、覃維欽、方行己、陳敬初、吳浩然、吳東礪、韋德珪、姜羽儀、諸葛用中、郝士林等。就顧堅是否為顧瑛玉山草堂座上嘉賓之疑問而論，經爬梳二卷本《玉山璞稿》

<sup>64</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67-68。

<sup>65</sup> 元·顧瑛：《玉山璞稿》，卷上，頁 39。

<sup>66</sup>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1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頁 231。

之後，並無顯現任何顧堅的相關資料。

## （二）顧瑛《詩文輯存》七卷本

《顧瑛詩文輯存》凡七卷，共收顧瑛詩歌 293 首，與二卷本的《玉山璞稿》比較，其內容分為七項：

- 1、懷人之思：〈贈錢洞雲〉<sup>67</sup>，凡 1 首。
- 2、應酬之作：〈和張師夔新安梅韻〉<sup>68</sup>等，凡 11 首。
- 3、與友人酬唱之作：〈玉山以詩來召柯九思與姚婁東、過小隱〉<sup>69</sup>，凡 155 首。<sup>70</sup>
- 4、詠嘆人物、時事、風景，憑弔名勝古蹟：〈沈孝子行送醫師沈伯新〉<sup>71</sup>，凡 12 首。
- 5、題畫詩：〈自題畫圖〉<sup>72</sup>，凡 40 首。
- 6、抒懷寄慨之作：〈賦島上梅花〉<sup>73</sup>，凡 74 首。
- 7、其他：此部分為散文 5 篇、詞 3 闕、銘辭 1 篇。

這部分的輯存稿，較之二卷本《玉山璞稿》內容更多，酬唱友朋的範圍也更加擴大，其中與南曲有關部分，相對的資料較多。分別說明於下：

### 1. 應酬之作大量減少

大約只有 11 首左右，一方面可能大量流失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為是輯佚稿，所存者大多以較有價值的非應酬之作居多。

---

<sup>67</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1，頁 78。按：此書編排與《玉山璞稿》同冊，書名不與之並列。

<sup>68</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1，頁 71。

<sup>69</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1，頁 71。此詩亦收於《草堂雅集》十八卷本，之後重出者不再多加說明。

<sup>70</sup> 《玉山璞稿》的聯句酬唱以顧瑛為主人，此處所錄之聯句，則大多以顧瑛之友人為酬唱的聯句作序，而這些序文有的有錄，有的沒有錄，沒有錄的部分，對論文資料的判斷來說，還是很重要，故而時時參考《玉山名勝集》中之序文，加以補充《顧瑛詩文輯存》之不足。

<sup>71</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1，頁 72。

<sup>72</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1，頁 72。

<sup>73</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1，頁 71。

## 2. 與友人酬唱之作大量增加，其中並無顧堅資料

此部分凡 155 首，幾占全數的一半，所以顧瑛生平酬唱的重要友人也一一浮上檯面，比起二卷本，有了更寬廣的空間可以了解顧瑛的交遊。除去《玉山璞稿》提過的酬唱友人之外，還增加了：楊維禎、柯九思、姚婁東、過小隱、李仲虞、張叔厚、鄭元祐、陸靜遠、熊自得、月明伯、柏子庭<sup>74</sup>、昂吉起文<sup>75</sup>、曹新民、繆侃、吳水西、恢復初、陸元祥、朱柏勝、吳國良、鄭同、張希顏、蕭元泰、鄭明德、丁彥成、于立行、周砥、陳基、達爽曼、顧隱君、謝雪坡、蘇大年、顧登、歸儒、歸治、思敬、金綱、金貢、達止善、盧煥、呂安坦、朱熙、曹亨、陸麒、張希顏、邾經、俞謙、顧敬、元鼎、梵琦、陳堯道、周棐、陳壽夫、林木、徐錫、沈堯文、沈允、管玄澤、劉季章、夏仲信、陳元朗、見心禪師、蒲庵長老、唐伯剛、張伯雨等，凡 64 人，與《玉山璞稿》中所呈現的 29 人，總共 93 人之多，較《草堂雅集》中所輯的 80 人還多出十餘位，交遊之廣，可見一斑。

然此 93 位賓客之中並無顧堅其人之蹤跡，《草堂雅集》卷後二，「楊維禎」條云：

楊維禎 字廉夫，會稽人。泰定李黼榜登乙科進士第，再轉鄉郡鹽司令。以狷直傲物不調者十年，因得自放，歷覽東南名山水，其所得盡發而為詩文。自錢塘□□至霅川，又由霅川居蘇城之錦繡坊。北南弟子受業者以百數，至正文體為之一變。其在錢塘與茅山張外史雨、永嘉李徵君孝光為詩酒交。其來吳，則與毘陵倪君瓚、吳興鄭君韶及瑛為忘年友。當風日晴暉，雪月清霽，輒命舟載酒，妓挈儔侶，訪予於玉山草堂中。醉後披玄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殆忘人世。予家藏法書、名畫，多所品題，其奇語天出，人推之為仙才云。<sup>76</sup>

文中提到，吳地經常詩酒交遊往還的朋友僅有：倪瓚、鄭韶、楊維禎、顧瑛等四人而已，顧堅之資料自始至終並無蛛絲馬跡可尋。所以本文前言中所引，中國戲曲史中諸家學者對於顧堅當時在顧瑛賓客中的地位，言之鑿鑿，實為無稽。

<sup>74</sup> 柏子庭，即釋祖柏，字子庭，四明人。

<sup>75</sup> 起文高先生，即西夏人昂吉起文。

<sup>76</sup> 元·顧瑛：《草堂雅集》上冊，卷後 2，頁 197。

### 3. 顧瑛友人中，有許多能通南北曲，所以間接對南曲之提倡與傳播有所貢獻

(1) 邾經：號觀夢道人，至正 6 年甲辰六月曾為夏庭芝《青樓集》作序，說集本《青樓集》稱其人為「邾經仲義」。他的戲曲觀念，在序文中說得很清楚：「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己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流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事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sup>77</sup>

(2) 鐵笛道人楊維禎：《玉山名勝集》卷下「書畫舫記」條，楊維禎云：「隱君顧仲瑛氏居婁江之上，引婁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為桃花溪。廁水之亭四楹，高不踰牆仞，上篷下板，旁櫺翼然似艦窗，客坐臥其中，夢與波動蕩，若有纜而走者。予嘗醉吹鐵笛其所，客和之小海之歌，不異扣舷者之為。」<sup>78</sup>楊維禎醉吹鐵笛，客和之以小海之歌，小海之歌是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逼忠臣伍子胥自殺，後將其屍體投入江中，吳民悲其忠而屈死，作小海之歌以弔之。可見是悲涼之調，又玉山為吳國舊地，以吳地之音唱小海之歌，必以南曲為之無疑。又《玉山名勝集》卷下之書畫舫「聯句詩序」條，顧瑛云：「三月三日，楊鐵崖、顧仲瑛飲於書畫舫，侍姬素雲行椰子酒，遂成聯句如左。……聯句終，鐵崖乘興奏鐵龍之簫，復命素雲行椰子酒，予口占云：『鐵笛一聲停素雲』，鐵崖擊節，遂足成一詩，俾予次韻，並錄於此。」<sup>79</sup>袁華詩亦云：「柝驚棲鳥翻叢竹，琴動潛魚出九淵。」可見作詩聯句之時，詩酒樂歌四者之會合，是不可或缺的。

(3) 于立、釋良琦：《玉山名勝集》卷下「分題詩引」條，顧瑛云：「七日（麗按：當為月之誤）初五日，余會于匡山、琦龍門於樓上。清風吹衣，爽氣浮動，纖月既出，迺移樽樓外閣橋團飲。時瑤笙與琴聲、歌聲齊發，泠泠天表如霓裳羽衣，落我清夢。遂各分詩以紀。」<sup>80</sup>可見分題賦詩之際，瑤笙與琴聲、歌聲是雙美並陳的。

<sup>77</sup> 元·邾經：《青樓集·序》，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2 冊，頁 15。

<sup>78</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書畫舫」，頁 260。

<sup>79</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書畫舫」，頁 264。

<sup>80</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湖光山色樓」，頁 204。

(4) 昂吉起文：《玉山名勝集》卷下之聽雪齋「分題詩引」條，昂吉起文云：「至正九年冬，予泛舟界溪，訪玉山主人。時積雪在樹，凍光著戶牖間，主人置酒宴客於聽雪齋中，命二娃唱歌行酒，霰雪復作，夜氣襲人。客有岸巾起舞唱青天歌，聲如怒雷。於是眾客樂甚。飲遂大醉。……」<sup>81</sup>昂吉起文，西夏人，是顧瑛的座上佳賓，此則序文可知顧瑛家中宴客所唱之曲，不完全限定在南曲，其所謂之青天歌，唱得聲如怒雷，判定為北曲無疑。

#### 4. 顧瑛家中之侍妾、樂妓、聲姬；或外地聘來之聲樂妓，對於南曲的推動與傳播而言，十分關鍵

(1) 金縷衣、小蟠桃、桂天香：《顧瑛詩文輯存》卷2〈芝雲堂夜坐和秦約韻〉詩序云：「是日秦淮海泛舟過淖湖，向夕未歸。予與桂天香<sup>82</sup>坐芝雲堂以佇之。堂陰枇杷<sup>83</sup>如華，爛炯如雪，迺移桃笙樹底，據磐石，相與奕棋，遂勝其紫絲囊而罷。於是小蟠桃執文犀盞起賀，金縷衣軋鳳頭琴，予亦擘古阮。唯酒甚歡，而天香鬱鬱，有澹然之感。俄而淮海歸，且示以舟中所詠，予用韻並紀其事云。」<sup>84</sup>此中提到顧瑛本人擅撥古阮，金縷衣能軋鳳頭琴，這是推廣南曲不可或缺的條件。

(2) 小瑤池、小蟠桃、金縷衣：《玉山名勝集》卷下之湖光山色樓「分題詩引」條，于彥成云：

至正十年，冬溫如春，民為來歲癘疹憂。……適郊雲臺自吳門，張雲槎自婁江、吳國良自義興。不期而集，相與痛飲湖光山色樓上，以「凍合玉樓寒起粟」分韻賦詩。國良以吹簫，陳惟允以彈琴、趙善長以畫序首，各免詩，張雲槎興盡而返。不成者，命佐酒女奴小瑤池、小蟠桃、金縷衣各罰酒二觥。予適于立，得樓字，賦詩於後。<sup>85</sup>

《玉山名勝集》卷下之聽雪齋「分題詩序」，郊韶云：「至正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余

<sup>81</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聽雪齋」，頁279-280。

<sup>82</sup> 桂天香，為錢塘之樂妓。

<sup>83</sup> 當作枇杷之「杷」。

<sup>84</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2，頁92。

<sup>85</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湖光山色樓」，頁206。

扁舟載雪來訪玉山，隱君宴予於聽雪齋中。……蓋桐花仙客又能倚洞簫作《梅花三弄》，寔能起予之遐思。侑樽者小瑤池、小蟠桃、小金縷……。」<sup>86</sup>可知小瑤池、小蟠桃、金縷衣此三樂妓，乃顧瑛家酬酢賓客時，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3) 小瓊英<sup>87</sup>、南枝秀：《玉山名勝集》卷下「欵歌序」條，陸仁云：「至正辛卯秋九月十四日，玉山宴客于漁莊之上。芙蓉如城，水禽交飛，臨流展席，俯見游鯉。……玉山婢侍姬小瓊英，調鳴箏，飛觴傳令，酣飲盡歡。玉山口占二絕，命坐客屬賦之。賦成，令漁童樵青乘小榜，倚歌于蒼茫烟浦中。韻度清暢，音節婉麗，則知三湘五湖，蕭條寂寞，那得有此樂也。」<sup>88</sup>從陸仁之序文可知，漁童樵青倚箏而唱，就其「韻度清暢，音節婉麗」之特質而言，所唱者為南曲，蓋無疑慮。又，《玉山名勝集》卷下之綠波亭「分題詩序」條，沈明遠云：

玉山顧君仲瑛樂游好奇，聞吳興山水清遠，嘗放舟過予水竹居。每與登阿山、泛玉湖，輒盡興而返。……今年暮春，予過吳，舍於法流水寺。仲瑛聞予至，遂入城府相見。……秋八月十又四日，……是夜月魄既滿，涼空一碧，天香水影交暎上下，殆非人間世。仲瑛迺張樂置酒於湖山樓。酒半，移席綠波池上。同席者，會稽王德輔、從子倫、仲瑛之季晉道。仲瑛命小瓊華調箏，南枝秀倚曲，舉杯屬客曰：人生會合不可得，今夕之飲可不盡歡耶！<sup>89</sup>

小瓊英、小瓊華，或為同一人，擅長彈箏，南枝秀則倚曲而唱。

(4) 桂天香：《玉山名勝集》卷下「天香詞序」條，袁子英序云：「至正龍集壬辰之九月，玉山主人宴客於金粟影亭。時天宇澄穆，丹桂再花，水光與月色相蕩，芳香共逸思俱飄，眾客飲酒樂甚。適錢塘桂天香氏來，靚粧素服，有林下風。遂歌淮南招隱之詞……。」<sup>90</sup>而所歌之淮南招隱之詞，究竟是以南曲或北曲歌之？按當日金粟影亭之宴，顧瑛所填〈水調歌頭〉詞中即有「橫笛按伊州」<sup>91</sup>之句，伊州之

<sup>86</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聽雪齋」，頁284。

<sup>87</sup> 或云小瓊華。

<sup>88</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漁莊」，頁246。

<sup>89</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綠波亭」，頁298。

<sup>90</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金粟影」，頁256。

<sup>91</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金粟影」，頁258。

曲，《碧雞漫志》卷三「伊州」條云：「此調甚流美。」<sup>92</sup>流麗婉轉是伊州曲之特色，也是南曲的特色，可知聲妓桂天香於秋月之夜，在金凤影亭丹桂花之下，所歌之淮南招隱之詞，必屬南曲無疑。

(5) 瑤英：《顧瑛詩文輯存》卷 7〈花游曲〉之序文<sup>93</sup>云，至正戊子春三月十日，顧瑛偕楊廉夫（維禎）、張伯雨煙雨中游石湖諸山，伯雨為妓瑤英賦〈點絳脣〉，其後楊維禎為瑤英賦〈花游曲〉，顧瑛又次韻楊維禎之〈花游曲〉。案：張伯雨所賦之〈點絳脣〉，南、北曲皆有曲牌，按照顧瑛〈花游曲〉詩所云：「舟蘭搖搖落花裏，唱徹吳歌弄吳水。」此〈點絳脣〉當為南曲，當引子曲用，吳梅《南北詞簡譜》卷下云：「此調為南引子，不可做北詞唱。」<sup>94</sup>可知當時所唱之〈點絳脣〉是以南曲來唱的。

(6) 張猩猩、寶笏、瓊花、蘭陵美人：《顧瑛詩文輯存》卷 2〈秋華亭口占〉詩序云：「七月九日復飲於秋華亭上。天香襲人，幽花倚石。時猩猩軋琴與寶笏合曲，瓊花起舞，蘭陵美人度觴，與琦龍門行酒。余為作詩，以紀良會，就邀匡山龍門同韻。」<sup>95</sup>其詩又云：「越國女兒嬌娜娜，蘭陵酒色淨娟娟」，可知序中所提到的張猩猩、寶笏、瓊花、蘭陵美人大概都是南方人，在秋華亭晚宴上所唱者極有可能為南曲。

(7) 其他未具名之姬妾：《玉山名勝集》卷下之秋華亭「分題詩序」條，于立序云：「至正十年七月六日，玉山主人置酒小東山秋華亭上。歌舞少閒，群姬狎坐庭中。時夜將半，秋聲露氣在竹樹間，曲水縈帶山石下，與銀漢同流，翛然若非人間世。」<sup>96</sup>可知玉山主人顧瑛，詩酒風流，歌樂盡歡之際，群姬點綴其間，對南曲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綜合以上討論，顧瑛《玉山璞稿》中完全沒有提到有顧堅其人。設若魏良輔所

<sup>92</sup> 宋·王灼：《碧雞漫志》，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100。

<sup>93</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7，頁 205。

<sup>94</sup> 吳梅：《南北詞簡譜》，收入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南北詞簡譜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卷下，頁 254。

<sup>95</sup> 元·顧瑛：《顧瑛詩文輯存》，收入《玉山璞稿》，卷 2，頁 118。

<sup>96</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秋華亭」，頁 321。

言顧堅與顧瑛、楊鐵笛、倪元鎮等人交情匪淺屬實，顧瑛的作品集中有可能獨獨忽視了顧堅嗎？

#### 四、從顧瑛《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的內容來判斷

顧瑛從至正 8 年至 10 年（1348-1350）間，在崑山界溪舊宅之西建築園林「玉山草堂」（又名玉山佳處），先後落成 27 處景點，廣招當時有名的騷人墨客，擇時擇地，飲酒賦詩，編成《草堂雅集》（又名玉山雅集）。至正 12 年（1352）群雄並起，江南陷入戰亂，草堂活動時時中斷；至正 17 年（1357）情勢稍緩，草堂活動因此稍復舊觀；至正 27 年（1367）玉山草堂遭回祿之災，顧瑛舉家遷往嘉興合溪，仍不時往返於崑山與嘉興之間，聯絡故舊，憑弔玉山故址。總計玉山草堂的文人雅集活動，在戰亂之中，風雨飄搖，斷斷續續，前後至少堅持十年之久。

從元代至元、至正年間折節讀書始，三十年間，顧瑛與吳中文人交往頻繁，曾與之唱和者，依據上文統計高達 93 人之多：「其中有本地文人，有流寓、游學、仕宦、路經吳中的南北人士，也有蒙古人、色目人。出入玉山草堂者，除了釋、道，還有也里可溫（家世有基督教背景）與答失蠻（家世有伊斯蘭教背景）。詩文家、書畫家、散曲家、詞人，賓至如歸」<sup>97</sup>，可見賓客之多、交友之廣。曾瑩《文人雅集與詩人詩歌風尚研究初探》更將玉山雅集的賓客分為：（一）文士、（二）釋道、（三）畫人書家、（四）西域蒙古、（五）工匠伎藝等五類<sup>98</sup>，可說是社會上形形色色、各類人等的小縮影。然而眾多賓客之中，獨缺顧堅的蹤影。

中華書局所出版的《玉山名勝集》，輯合了《玉山名勝集》、《玉山名勝外集》、《玉山紀游》、《玉山倡和》、《玉山遺什》等集子而成，顧瑛的詩人雅集，除了戰亂原因，無法在玉山草堂舉行之外，其餘都因應節氣、天候、景色的不同，而在玉山草堂中

---

<sup>97</sup> 楊鐮：〈顧瑛與《玉山雅集》〉，收入元·顧瑛：《草堂雅集》上冊，頁 5。

<sup>98</sup> 曾瑩：《文人雅集與詩人詩歌風尚研究初探：從玉山雅集看元末詩風的衍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 46-70。

不同的景點舉行。至正 11 年（1351）二月，第一甲進士及第李祁〈草堂名勝集序〉曰：

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問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sup>99</sup>

所以《玉山名勝集》是以玉山景點分卷，譬如合輯詩人在「玉山草堂」、「玉山佳處」、「釣月軒」、「芝雲堂」、「可詩齋」、「讀書舍」、「種玉亭」、「小蓬萊」等處的詩作就是《玉山名勝集》的上卷；合輯詩人在「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樓」、「浣花館」、「柳塘春」、「漁莊」、「金粟影」、「書畫舫」、「聽雪齋」、「春草池」、「綠波亭」、「雪巢」、「君子亭」、「澹香亭」、「秋華亭」、「春暉樓」、「白雲海」、「來龜軒」、「拜石壇」、「寒翠所」等處的詩作就是《玉山名勝集》的下卷。

每個景點都由一位文人作序，然後是「分韻賦詩」或「分題賦詩」，詩成之人都有留題留名。例如，至正 10 年（1350）秋七月十三日顧瑛自序云：「起文高先生自姑蘇泛舟，攜酒肴，過玉山，會飲芝雲堂上。坐客于匡山、琦龍門，相與談詩，亶亶不絕。酒半，龍門分『藍田日暖玉生烟』為韻，予探得藍字。坐無長幼，能詩者咸賦焉。是日以『藍田日暖玉生烟』分韻賦詩。詩成者七人。」<sup>100</sup>此七人為：顧瑛、于立、昂吉起文、釋良琦、顧衡、顧進、徐彝；詩不成者有三人，未錄姓名，各罰酒一觥。

在這 27 處景點所出現的賓客中，顧堅的名字也遍尋不著。吳新雷教授認為畢竟顧堅是良家子淪為樂戶，身份比其他人卑賤，所以才不被收錄，這種說法很牽強，也明顯違背了顧瑛自序中所說：「坐無長幼，能詩者咸賦焉」的「唯才論交」之原則。

<sup>99</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序〉，頁 6。

<sup>100</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上，「芝雲堂」，頁 106。

## 結語

本論文旨在探究魏良輔《南詞引正》「元朝有顧堅者」條的說法是否值得信賴，並為歷來學界相關問題的探討作出評議。以顧堅、顧瑛的世譜、生平、詩文集做為研究範圍，爬梳顧瑛與顧堅關係的蛛絲馬跡。而在此類文獻中，證明顧瑛與顧堅二者有交集的相關資料卻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至於與顧瑛相與酬唱的文人雅士有93人，其本身或有音樂、文學之天分，如楊維禎、于立、釋良琦、昂吉起文等，皆與南曲之推廣或傳播，有或多或少之關係，此為筆者無心插柳所得之成果。最後將學界受到魏良輔《南詞引正》的影響，所形成的模糊之戲曲史觀念一併釐清。

蔣星煜〈崑腔形成歷史的新探索〉的問題出在，顧堅與顧仲瑛之間的關係，其實並沒有被證實，尤其是與顧瑛唱和的友人中，並無顧堅的影子。

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此文判斷的錯誤在：（一）誤以為琵琶記作者高明與顧瑛關係密切，其實從高明〈碧梧翠竹堂後記〉<sup>101</sup>可知，高明出現在顧瑛家的次數只有一次，未能留宿，即惆悵而別，而非施文中所說的數次。（二）顧堅的身份尚未確定之下，就判斷顧所唱之南曲聲腔具有崑山腔之特徵。

胡忌、劉致中《崑劇發展史》提到：「元末崑山的豪門顧家是歌舞、演劇、彈絲品竹的極奢極侈之窟」，其實顧瑛並非窮極奢侈之徒，反而是極有鄉土觀念，極為呵護蘇州百姓，極其風雅的文壇領袖；更重要的是各文集中根本對於演劇之事隻字未提，胡忌不知根據什麼資料說他們有演出？

吳新雷編《中國崑劇大詞典·崑史編年》云：「崑山腔的創始人顧堅是顧阿瑛的好友」，其實以上資料顯示，顧瑛在文集中對於顧堅根本隻字未提，甚至有可能未曾相識，不知此二人交情匪淺之說，魏良輔從何而知，乃至於以訛傳訛？

既然顧堅與顧瑛完全沒有關係，那麼戲曲史上所謂的崑腔創始於元末顧堅與顧瑛及其賓客的說法自然會遭到質疑，顧堅有可能在毫無相關背景的狀況下，單槍匹馬的自成一格、自創一調嗎？至於顧瑛玉山草堂的賓客所創作的其他相關詩文集，

---

<sup>101</sup> 元·顧瑛：《玉山名勝集》上冊，卷下，「碧梧翠竹堂」，頁167-169。

如《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中，顧堅的作品亦是付之闕如，更遑論他與顧瑛之間有甚麼友好關係。唯一所能確定的是，如果鄭閏所提供的顧瑩、顧堅父子合撰的資料是真的話，可以推出以下兩個結論，更以此作為本論文結尾前的幾句話：

其一，據族譜，顧堅之父顧百一（鑒）是長江口區海西人，其後遷於松江府，其地處長江三角洲下游，在今上海市境內。魏良輔說顧堅居千墩，即今之千燈鎮，舊稱千墩浦，是中國江蘇省蘇州崑山市下屬的一個鎮，位於崑山市區南 15 公里，東與上海市青浦區接壤。故松江府與千墩之說，有地域性關係，很有可能是顧堅成年之後在由松江府遷移到千墩亦未可知，兩者間並不矛盾。

其二，擴廓帖木兒<sup>102</sup>卒於明太祖洪武 8 年（1375），若以顧百一卒年（1362）顧堅十來歲估算，當擴廓帖木兒屢招顧堅至麾下唱曲時，他也只不過二十來歲，可知顧堅成名甚早。

---

<sup>102</sup> 擴廓帖木兒（？-1375），沈丘（今安徽臨泉西北）人，元末將領，本名王保保，元末將領察罕帖木兒外甥、養子。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宋·王灼：《碧雞漫志》，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宋·孫應時纂修，宋·鮑廉增補，元·盧鎮續修：寶祐《重修琴川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歐陽脩等：《新唐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1-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1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 元·郝經：《青樓集·序》，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2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 \*元·夏庭芝：《青樓集》，收入中國戲曲研究所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2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 元·陳基：《夷白齋稿》，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續編》第1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臺北：世界書局，1987。
- \*元·顧瑛著，楊鐮整理：《玉山璞稿》、《顧瑛詩文輯存》，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元·顧瑛輯，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名勝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明·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0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魏良輔：《南詞引正》，收入明·張丑輯：《真跡日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清·屠寄撰，楊家駱主編：《蒙兀兒史記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
- 清·張廷玉等：《明史》，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9-2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65。

清·錢謙益輯：《列朝詩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不著撰人：《重修顧氏大宗世譜》，上海圖書館藏本。

吳梅：《南北詞簡譜》，收入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南北詞簡譜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錢南揚：《漢上宦文存·魏良輔《南詞引正》校注》，《錢南揚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顧祖培等：《南通顧氏宗譜》，民國20年鉛印本，南京圖書館館藏。

## 二、近人論著

吳新雷主編：《中國崑劇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吳新雷：〈崑山腔形成期的顧堅與顧瑛〉，《文化藝術研究》5：2（2012.4），頁137-144。

施一揆：〈關於元末崑山腔起源的幾個問題〉，《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78.5），頁117-122。

\*胡忌、劉致中：《崑劇發展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曾瑩：《文人雅集與詩人詩歌風尚研究初探：從玉山雅集看元末詩風的衍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蔣星煜：《中國戲曲史鉤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鄭閏：〈解密顧堅身世之謎〉，收入湯鈺林、周秦主編：《中國崑曲論壇2009》，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0，頁201-207。

羅麗容：〈顧堅是否真是顧阿瑛玉山草堂之嬌客？〉，發表於「第六屆中國崑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蘇州：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江蘇省人民政府主辦，2012.6.29-7.2。

\*羅麗容：《南戲·崑劇與臺灣戲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3。

羅麗容：〈顧瑛《玉山璞稿》與南曲〉，發表於「第六屆國際南戲學術研討會」，溫

州：溫州大學、溫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2014.10.10-12；收入《中國曲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學研究》第4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6，頁161-17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Yuan] Gu Ying ed., *Cao Tang Ya Ji* [Gu Ying's Friends Poetry Collection], Collated by Yang Lian, Qi Xue-Ming, Zhang Yi-Qing,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8).
- [Yuan] Gu Ying ed., *Yu Shan Ming Sheng Ji* [Gu Ying's Friends Poetry Collection], Collated by Yang Lian, Ye Ai-Xin,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8).
- [Yuan] Gu Ying, *Yu Shan Pu Gao* [Gu Ying's Poetry Collection] & *Gu Ying Shi Wen Ji Cun* [Gu Ying's Poetry Collection], Collated by Yang Lian,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8).
- Hu Ji & Liu Zhi-Zhong, *Kun Ju Fa Zhan Shi*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Kun Qu], (Beijing: China Theater Press, 1989).
- Jiang Xing-Yu, *China Xi Qu Shi Gou Che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Luo Li-Zong, *Nan Xi Kun Ju Yu Tai Wan Xi Qu* [Nan Xi (Southern Drama), Kun Qu and Taiwan's Drama],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mpany, 2013).
- Qian Nan-Yang, *Han Shang Yi Wen Cun Wei Liang-Fu "Nan Ci Yin Zheng" Jiao Zhu* [Annotation of Wei Liang-Fu's Book Nan Ci Yin Zheng], Adopted in *Qian Nan-Yang Wen Ji* [The Collation of Qian Nan-Yang],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9).
- [Qing] Tu Ji, *Meng Wu Er Shi Ji* [Monghul History], (Taipei: Ting Wen Books, 1977).
- [Ming] Wei Liang-Fu, *Nan Ci Yin Zheng* [Theory of Kun Qu Opera], Adopted in [Ming] Zhang Chou ed., *Zhen Ji Ri Lu*, [Painting Collection],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2).
- [Yuan] Xia Ting-Zhi, *Qing Lou Ji* [Brothel Collection] in *Zhong Guo Gu Dian Xi Qu Lun Zhu Ji Cheng* [Chinese Classical Dramatic Collection], Vol. 2, (Beijing: 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Company, 1959).